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一碗月光螺蛳粉

张雪晴

出门在外,踏入一个陌生的城市,我的首要任务,便是寻觅那能勾起无限思绪的一碗螺蛳粉。

我打开外卖软件搜索“螺蛳粉”,仅有的几家,挨个尝试,仍找不到我魂牵梦绕的那个味。作为螺蛳粉的老饕,没有贴合味蕾的螺蛳粉,这个城市在我心里便有些生分。

周末,我和老公想要改善下伙食,在喧嚣的街巷里穿梭着寻找美味。不经意的转角,一家新开的螺蛳粉店映入眼帘。店面朴素无华,门楣上悬挂的辣椒串与店内错落有致的绿植相映成趣。

推开门扉,店内灯光柔和,墙上贴满了食客留下的温馨留言,店墙上挂着几幅手绘的螺蛳粉制作流程图,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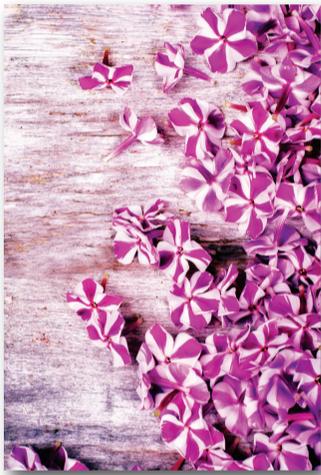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服务员微笑着递上菜单,那上面“月光螺蛳粉”几个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。

“月光”二字唤醒我舌尖上的记忆,成家之后第一个中秋节,奶奶做的一碗螺蛳粉,至今让我魂牵梦绕难以忘怀。

犹记得的那一天,“吃饼赏月,不如我们邀明月聚餐,岂不乐哉!”我突如其来的提议打乱家人的晚餐计划,家人愕然,觉得将桌椅搬到天台很麻烦。奶奶却第一个附和道:“好主意,我孙女儿爱吃螺蛳粉,今天做一锅螺蛳粉顺便给月儿仙女也尝个鲜。”

奶奶借着皎洁的月光,用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,为我烹制她心中的“月光螺蛳粉”。

奶奶从挑选食材到熬制螺蛳粉的过程毫不含糊。首先精



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他别致的随园,教人怎么做菜,怎么评菜,有时还会边尝菜边唱颂诗,其《随园食单》冶雅俗于一炉。相比之下,母亲的“随园”食单来得却很质朴,因为母亲常说“今天不好吃什么,随便去后面园子扯点什么菜吃了”,这就成了母亲的“随园”食单。

母亲的“随园”食单,极其随缘。农村每家每户后面大概都会有些空地,要么圈起来做个花园,要么种菜,要么就随它去,听凭自然。我家后院就是这第三种,似乎只长杂草,连野菜都不长。隔壁邻居种了许多菜,吃不完,地里的菜,就让我们这些邻居随便扯。母亲偶尔会去邻居们的地里转一圈,看见什么菜长得嫩,什么野菜刚出苗,什么应季的菜才出第一茬,就掐什么菜回来。母亲最喜欢掐刚出头的白菜,小白菜叶子水灵灵的,一掐就出好多水。一般这种才两个巴掌那么大的小白菜,母亲会在阴凉通风处放一个多星期,水分蒸发了些后,再炒,真是香甜可口。

不过,这种白菜也不是每次都能遇见,去晚了,叶子就老了,去早了,白菜还没成形,所以,能否吃上好滋味的菜,随机性很大。

“随园”食单有时也不是很“随缘”。我们一家最爱吃的野菜是蒲公英,可偏偏我们这一片的园子都不长蒲公英。小姨家的园子倒是经常有,于是母亲每次去小姨家就会带好几



母亲的「随园」食单

刘平安

心挑选食材。熬制出浓郁鲜美的螺蛳汤底、米粉的选择同样讲究,既要保证Q弹爽滑,又不能过分软糯,与汤底的融合恰到好处。

接着在锅中依次铺陈:翠绿的青菜、金黄的腐竹、酸脆的木耳与豆角、还有那必不可少的红油与酸笋。小火熬煮30分钟,迅速将滑嫩的米粉“丢”进滚水中烫熟,捞出后铺于碗中,最后淋上那一勺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螺蛳汤。不到片刻,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螺蛳粉便呈现在面前,在月光的映照下,红亮的汤底与洁白的米粉交织,让人垂涎欲滴。

月光下,我们围坐一起,笑声与嗦螺蛳粉的声音交织成为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。月光照在碗里,光晕淡淡,我生怕惊扰那一抹“熟睡”的月光,静静地守着,仿佛这样就能将这份幸福永远留住。

奶奶即兴教我一首儿歌,奶奶一句我便跟一句:“螺蛳粉,香又辣,家乡味道顶呱呱。红油飘,米粉滑,一碗下肚笑哈哈”。

窗外起风,轻拂着窗棂,这是我在异乡的第二个秋天,倏忽间想起西晋张翰的“秋风起兮木叶飞,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,恨难禁兮仰天悲。”秋风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,与我此刻的心境不谋而合。我问乡愁难忘,何以解忧?他指了指家乡的方向,还有河中欢快游弋的鲈鱼,淡然一笑拂之。

如今,独自在外闯荡的我,每每品尝螺蛳粉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奶奶熬煮的那碗伴着月光的螺蛳粉,以及萦绕在耳畔的那首儿歌,它已成为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,无论走到哪里,那份独特的味道和记忆总能带给我无尽的力量与安慰。

袋蒲公英回来。母亲和小姨把园子里的蒲公英掐干净后,母亲就会算着日子,打电话给小姨问蒲公英长出来没有,要是刚长出来,小姨有空就会送过来。刚长出来的蒲公英放点盐和姜丝,冲淡蒲公英的苦味,炒出来清香脆爽,吃一口蒲公英再夹一口饭,米饭的稻香和蒲公英的青草香混在一起,实在美味。

“随园”食单每年都在增加新菜品。地里的东西年年长的都不一样,邻居们除了一两样经常种的菜,每年都会种新的菜,各种各样的瓜,各种各样的豆,各种各样的果子,多亏了这些可爱的邻居们,我们家也常常吃到很多新鲜的果蔬。这两年有邻居在后面养起了鸡鸭鹅这三样家禽,家畜的粪便让土更肥了,长出来的野菜也多了。我们每餐有吃不完的饭菜都会喂给这些小鸡小鸭小鹅们,它们也越长越肥,长到一定时候,邻居就会提一只给我们家送来。母亲炖好后,也总会盛几碗给邻居送去。乡下农家自己养的土鸡确实好吃,爆炒后,放入生姜炖一个小时,出锅放点盐,味道特别鲜美,鸡汤也非常香甜。今年邻居在后面移栽了一棵好大的枇杷树,这样母亲的食单又会多一样菜品。

母亲的“随园”食单虽不及袁枚的雅致,却更显生活的本质,那就是在平凡岁月里,简单而质朴地生活,在日常的琐碎里,平静而悠闲地品味一切。

情深如初

李晓娟

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,我只是隔上一两周回去小住一次。那天,我早早地驱车回老屋,刚一进大门,两只小鸟嗖地从眼前掠过,我呆住了。它们分明是从房檐下用杂草、泥巴和羽毛混合建成的旧巢里飞出的。顿时,一种久违的感动油然而生。我断定它们就是几个月前与我不辞而别的那两只小燕子。也许是我来得冒失惊扰了它们吧,落在不远处房檐下的燕子,正不安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我放了些水和食物在窗台上,坐在屋里等了好一会儿,两只小燕子一前一后径直飞回窝里。此刻,它们离开时的小小失落,烟消云散。这小小的燕子终于在历经艰难险阻后又回到这久违的故乡。

下午,我悠闲地坐在院子里发呆,阳光洒在身上,温暖舒适。脚步声传来,一个陌生的身影踱进院里,我并不认识。他站在那里只是微笑着看着我,不说一句话。眼前那似曾相识的笑容,不由得让我心里一动,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少年仿佛出现在我面前,我回过神来,这是我儿时要好的伙伴。午后的阳光下,他兴高采烈地问我小时候那本抄满歌词的笔记本还在不在,我好奇地问他是否还喜欢唱歌,时间仿佛回到了那单纯又美好的童年时光。后来,我们聊生活的不易,聊工作的艰辛,聊远离家乡的喧嚣与寂寥,聊过去的各自离别,聊现在重逢在生命开始的地方。

朋友离开后,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,在夕阳的映衬下,我惊喜地发现了几株嫩绿的小草,它们正从砖与砖的缝隙间奋力探出头,在微风中摇曳,好像在跟我说:“好久不见。”我想,它们饱受了风的洗礼,经历在时光中漫长的等待,如今破土而出,为的是展现出自己的生命魅力,我心里不禁充满了感慨与感动。这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顽强生灵,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,历经悠长的沉寂与别离,于此刻犹如久别重逢的老友,温暖地与我相拥。

生命的循环往复就像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,每一次的分别与重逢,都是其中最动人的旋律。远行归来的燕子,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旅人,还有风中摇曳的小草,无不是这旋律中动人的音符。